

變態少女

「如果我二十三歲，沒結婚，像你現在一樣，肯定比你還瘦。」

這句話出自誕生我的另一個雌性。很多昆蟲產卵後就離開了，甚至有些在交配後還會吃掉雄性，完全沒有照顧後代的行為。對昆蟲來說，繁殖就是生物本能的其中一環，目的是把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

她顯然因為沒能把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而感到懊惱。

但我承認自己確實沒像她在成蟲期那樣深具吸引力，擁有狹長的水靈靈複眼和凹凸有致的頭胸腹三節，性費洛蒙的果香甜味隔著照片散發過來。

我是個長殘的半成體，老是被卡在小小的試衣間裡，雖然身體永遠渴望著從不完全變態到完全變態，卻不知道哪一步出了錯，一直沒找到適合用來進入成蟲期的蛹。也試過直接不進食不活動，想不依賴蛹，就直接長成成蟲，但沒有成功，因此始終無法進行身體結構的重組。

雖然不管是不完全變態還是完全變態，都會被一種變態的眼光凝視就是了。

這一天，誕生我的雌性又把我抓去尋找適合的蛹。雖然口器上嫌棄著她，我心裡總歸是期待的。我把大量生產的飄飄裙、雲朵包、木耳邊短袖和仙女泡泡裙，堆擠在孱弱的新身中。我以為自己已經學會拒絕被毛料、紗布、閃亮塑膠和假珍珠迷惑，但每次踏進連鎖店裡，我還是被連環招式鎖住，忘記這裡廉價夢幻的蛹殼，其實和被嫌棄的血汗勞工在同一個謊與同一個網裡。

偶爾還是會找到稍微適合自己的蛹殼啦。

在一些看自己能稱作順眼的日子。梨形的適合 A 字裙，為了交配與死去，我整個夏日都將此奉為聖經般鳴叫，因此慢慢學會用一些口訣讓自己更接近長大，偶爾會在連鎖店裡找到適合我的 A 字裙，但僅限於試衣間裡面，我從來不敢在陽光下露出我的肥蟲腳。

「聽說 D 比 A 更好，xs 比 s 更好，但如果那個 D 是台語的話，就會不太好。」

網路上的蝴蝶窸窣窸窣的說著。

太多堪稱洋文的口訣塞在我的小蟲腦，因此我大部分時間還是找不到我的蛹殼。那是一種生長痛吧，我說服自己。要是過了這個季節，就不會再為短暫的迷戀鳴叫。但這個網裡，似乎長年蠱惑著各種年齡的雌性，我們一件一件的補貨，然後被捕獲。

我又被卡在試衣間裡了。

在我嘗試進行變態動作，猙獰的蛻變時。起初，我將舊身剝去，頂光閃爍、蟲體撕裂，我變得裸露又透明。攫取一件碎花造型的蛹殼，我努力穿過不知道撐不撐的下的洞口。小腿可以，好耶，大腿也可以，也許就是它了，完了，又是臀過不了，那就換成較小的頭，第一次出生總是比較笨拙，我鼓勵著自己。一邊謹慎的注意不要在不屬於我的蛹殼上留下口紅的線索，以免還沒長夠一層皮就先被多扒一層皮。

爾後我放棄了這次嘗試，如同前幾次，因為使勁套上那層蛹殼後，我發現更多的問題。

讓我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個畸胎。

且我相信在試衣間這個小小的、隱密的生物圈裡，有無數畸胎急需拯救，無論血型是蘋果、梨、H 或 A，都生著同樣的疾病，縱使好不容易塞下或撐起一副蛹殼，試衣間那手術陽光一打，痘痘開始發紅，暗沉開始瘀青，顴骨的位置不對，下巴後縮得太多。我為蛻變所作的掙扎，大多數時候是徒勞的美景。

但我還是會尋找下一個試衣間，因為趨光性，想到那一場鎩羽而歸的捕獵，我仍然情不自禁的晃動羽翅撞向從來不待見我的光鮮亮麗。

傳言說這是我的本能，自遠古時代起，雌性就因採獵的經驗熱愛逛街購物。我半信半疑，因為照理說，生物應該會本能的認為臭氣是毒性的象徵，我卻沉淪於指甲油與染髮劑迷人的臭香臭香裡。

於是我將飛行目標轉為隱蔽菜市場中的古著店。這是成長的一部分，接受自己不適合某些風格，並尋找新的蛹殼。現在流行 y2k、日系疊穿，網絡中那些光鮮亮麗的蝴蝶拍著 Vlog，說古著店裡有許多驚喜等待著我們掏寶。

「如果我二十三歲，沒結婚，像你現在一樣，肯定比你還瘦。」

誕生我的另一個雌性又這麼說著，她從中間的衣櫃裡拿出一套如蝴蝶蘭般的桃紫色套裝，看著腰身的剪裁設計自語。

「十九歲工作時的套裝。」她說。

然後放下那件桃紫色套裝，打開右邊的衣櫃，向我細數那些誕生下我後所穿的 50 元蛹殼。她說腋下破洞的 T 恤是為了通風，褲襠破洞的牛仔褲讓排泄更方便（尤其是到更年期有漏尿問題時），擁有破洞口袋的外套不是破財，而是為了讓手伸出來打招呼，摩擦到起毛球的汗漬毛衣想當然爾是為了更可愛，誰不愛毛球？

十九歲，成蟲期剛過，是她的交配期，她老是叫我不說交配兩個字，很難聽，因此我都改說相愛，雖然不太確定相愛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是誰規定的，但聽她說在當時的生態圈裡，十九確實是個適合成長結婚交配的年齡。

如我所說，很多昆蟲產卵後就離開了，甚至有些在交配後還會吃掉雄性。而對於此我有兩個消息。

好消息是，我的上代雙雙健在。壞消息是，我有時會設想雄性被吃掉比較好的情況。

上代雌性在十九歲時，上上代雄性（俗稱外公）把她賣給了上代雄性。上代雄性的生長環境不太好，雖說買了上代雌性，但也不是什麼富有環境，只是交配期到了卻無法在雄競中獲勝，因此用僅有的積蓄為自己的慾望付款。他們相愛以後誕生了我，我幼蟲期時最後悔的一段記憶是上代雌性問我能不能離婚時我答了不要。我那時不太清楚這世上還有許多不同的生態圈，怕自己變成畸胎，因此回答了不要。

後來才發現，所謂單親家庭這種型態說不定比拖著一個雄性還要好。

且我沒因為擁有所謂正常型態的環境長得比較好，我依然是個畸胎。

在我這個時代的雌性似乎受到大自然的環境變化影響（大概是吃太多塑化劑吧），大家的成蟲期與交配期變得極端，開始變得過早或晚。雌性上代屬於過早派，她目前對生活最大的期待是我結婚，然後擁有下一代，我不太懂，她如

何確定她完好的基因會略過我，傳到下一個被期待的生命裡。

隔天，仰賴演算法的推送，我找到了一間「野莉古著」。它開在早晨市場裡，和隔壁賣鋼刷鍋碗菜瓜布的攤販比鄰。下午三點，市場大多早已收攤，徒留地上的塑膠袋、積水和幾塊寫著「甘草芭樂 30 元」、「水煎包」的牌子。空盪盪的市場中很快就可以發現野莉古著，它所在的騎樓掛著黃黃綠綠的長布條大吼「全館日韓流行存貨！」。

我裝作隨便看看的樣子，讓自己看起來不致於菜味太重。藍色捲捲頭的老闆娘向我點頭，我知道成功了。

我翻了幾件螢光粉、豹紋、大亮片蛹殼的標價，50 元、100 元、150 元，這裡沒有超過 200 元的。我突然好想叫上代雌性來一起逛，告訴她，這個季節的風真怪，吹著吹著，你曾經穿的那些 50 元衣服變成了某種叫作 y2k 的東西。野莉古著除了我以外全是上了年紀的雌性，恍惚間像是穿越了，我小時候也很常跟媽媽逛市場裡的便宜衣服攤。

憑著直覺選了幾件安全牌，我準備去試試，然後發現野莉古著的試衣間只是一塊架在牆角滑動的深紅色門簾，像魔術師表演用的那種，扯開會變出幾隻兔子或鴿子。且那所謂的試衣間甚至沒有鏡子，鏡子在店內，意思是我想看看自己穿起來怎麼樣需要從試衣間走出來，冒著讓大家一起看看的風險。

由於我有過於豐富的經驗，知道用看的不是不一定準，而是一定不準，因此還是要使用那簡陋的試衣間。

選了一件碎花造型的蛹殼，我忐忑的在紅布簾不怎麼用心的保護中進行變態動作。試衣間裡面沒有燈光，風吹來的時候光一絲一絲調皮竄入，我用腳邊的紙箱壓住門簾角避免風吹。昏暗的空間讓我感到溫暖，彷彿在某種樹洞裡，我開始能夠放心的蛻皮，一層一層。

小腿過了，大腿過了，肥臀居然也過了。我壓抑住興奮，告訴自己這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實際上看起來如何。

令我更興奮的是外面的雌性們根本不鳥我穿了什麼，適不適合，他們忙著捕獲自己的慾望，我站在鏡子前，從頭胸腹各處審核自己，而在反射中看到自己試穿成功的樣子，我忍不住在野莉古著店中轉了個圈，裙擺飛揚。我發現我只是去錯了地方，野莉古著才是適合我的生態環境，我不需要當廉價夢幻的網

紅女孩，不需要在連鎖店裡擠拉推壓自己的肥處只為用煩人的蛹殼將我包裹醃漬，我只要在這兒，就能順利的蛻皮又生皮，生皮又蛻皮。

很快我就會重生成漂亮的人。

「你怎麼找到這裡的？網路上嗎？」結帳的時候，我點點頭，頂著藍捲捲頭的老闆娘在計算機上按著。

「妹妹，你的 550。」我一口氣買了將近十件。

「有沒有去過其他間？沒有，那我們算是第一次見面喔，我每周二都會進新衣服，可以再來掏寶。」老闆娘帥氣的說著。

我知道我肯定還會再來。

「有沒有購物籃？」旁邊一位客人問老闆娘。

「沒有，啊我又不是 UNIQLO。」

我笑了，然後回家，在浴室裡面，變態。

我不捨地在鏡子前轉圈圈，轉了許久才將洋裝脫下開始洗澡。蓮蓬頭的水從乳尖滴下，我幻想自己是一個成熟的女性，風韻十足的滴下溫熱的乳水，乳水滋養著具有更高智慧的哺乳類後代，而不是一窩一窩生死無奇的脆弱蟲蟲卵。

上代雌性說青春是最容易擄獲雄性的瞬間，我不相信，青春是最脆弱、最容易被吃掉的時期。

「如果我二十三歲，沒結婚，像你現在一樣，肯定比你還瘦。」隔天，看到穿上洋裝的我，上代雌性似乎更惆悵了。

我不明白。

但穿上那件從野莉古著買來的碎花洋裝之後，我好像真的長大了，我變得更加義無反顧的趨向光鮮亮麗，不再因為上代雌性說她二十三歲比我還瘦而緊張兮兮的遮蓋自己的腿。上代雌性卻變得非常奇怪，她像季節交替那樣，開始

服從我的審美。她說我選得電話線髮飾很潮很酷很流行，花點點襪子很甜很美很少女。她甚至會因為我某天隨口稱讚一件土黃色防風外套很 y2k 而一直穿。

我發現昆蟲除了卵、幼蟲、蛹（這個要看品種）、成蟲之外還有老年期。上代雌性似乎進入了這個狀況，她的敏捷脫卸、鱗粉散落一地，頭上的觸鬚變灰變白，頭跟胸肥的連在一起，臃腫的身軀橫躺在沙發上伴著嘈雜電視睡著時，幾乎看起來像顆凝固的蛹。而她依舊每天穿著那件很 y2k 的土黃色防風外套。

她是蟲，她的目的只是把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而不是有其他不必要的牽絆。我提醒自己，但心裡感受到一股熟悉的、不知名的感覺，我老是想起自己小時候也很常跟年輕漂亮的媽媽逛市場裡的便宜衣服攤。

「如果我二十三歲，像你一樣，不知道多麼好。」一天，我又在她面前穿著碎花洋裝轉圈圈，她攤在陷下去的沙發上，裹著那件土色外套對我說。

她說我有新時代女性的基因，就算二十三歲生孩子，也能過得比她更好、更漂亮。她依然希望我快點結婚，但不是想看到下一個完好的基因，而是想從我身上再看見一次自己。我懊悔自己沒有早點發現，即使懊悔對生存無益。

我當蟲太久，看不清楚媽媽是人。因為愧疚自己眼瞎，我改口叫她媽。

我向大自然之神懺悔，大自然之神還很善解人意的懲罰我，我接連遭逢了幾個意外，摔車、諾羅、莫名的腰痛背痛。

媽媽說我近來氣色很差，肯定是卡到陰，叫我去大廟裡收驚。

「你最近是毋是有買新衫？」觀音廟的廟婆拿著一大把香在我身上筆劃。

「有。」我答。

「戇囡仔，你買著人的二手衫矣，而且閣是死人穿過的。」她突然兇我，我嚇了一跳。

「喔，足可憐，一个才二十外歲的嬌查某為啥物想袂開，欲行到自殺這步。」廟婆喃喃自語。

「彼領莫先莫閣穿矣，揣時間提來予我處理。」她凝重的命令我。

一個二十多歲的漂亮女生，她沒有變態成功，不知道什麼原因自殺了。她肯定覺得我眼光很差，撿了她不要的衣服還沾沾自喜。即使作為人，我還是覺得壓抑危害生存的牽絆比較安全，但腦袋不受控的一直作夢，夢到二十幾歲的陌生女孩跟媽媽一起來搶我的皮，我一層一層的蛻還給她們，直到身上只剩下一條寫著「全館日韓流行存貨！」廣告布條。

風吹來，我壓不住，任由輕薄的自己，在兩件 50 元的泡泡袖之間飄逸。

我在凌晨醒來，並打算不再睡，下定決心明天就把那件洋裝交給廟婆，或是去野莉退貨。無法變成漂亮的人也沒關係。

走廊上透出的光和窗外的深藍形成一種奇異對比，我懷疑自己還在時間錯置的夢中。我向廁所走去，冰涼的磁磚讓我的腳底先我一步醒來。

媽媽在浴室，變態。

她猙獰的擠著我在野莉古著買來的那件洋裝，我懷疑自己不小心把在連鎖店試衣間裡猙獰的基因遺傳給了她。

嘶啦——

她抬手時，腋下與袖子的交接處破了一個縫口，但她依然不放棄，使勁將洋裝的腰身穿過腹部，側腰與肚子的接縫處細微的發出繃的一聲。

勉強撐下去後，她將雙手背在背後，右手捏著向上推，左手在空氣中摳著，試圖摸到拉鍊頭。

嘶啦——

嘶啦——

嘶啦——

洋裝胸前的布料向兩側裂開，彷彿子宮口，我幾乎要看見新生兒從裡面出來。但她沒看見似的，她任由衣服不斷發出嘶啦和兵繃聲，直到她將拉鍊拉上時，洋裝已經脫臼的不成人形。

穿上那件洋裝後，她在鏡子前輕快的轉起了身子。

裙擺飛揚，我一時分不清那是二十幾歲過世的陌生女孩，還是二十三歲沒有結婚的媽媽，但我開始明白她好像真的很孤獨。

我怕她變態錯方向，真的長成二十幾歲的少女，因此想陪她跳舞，但我更怕選任何一件洋裝，都是對任何一個二十幾歲陌生女孩的侵占，也不想害媽媽覺得自己不好看而更快衰老。於是在右邊的衣櫃翻出了那件腋下破洞的 T 恤，褲襠破洞的牛仔褲，有破口袋的外套，摩擦到起毛球的汗漬毛衣，把 50 元、50 元、50 元、50 元全部堆疊在人身上，到浴室門外。

輕快的轉起了圈圈。